

过了人类的历史。(我们姑且把人类的活动先定义在地球和它的运行轨道上,也包括偶尔在月球上的散步。)

朗读者坐在一个玻璃罩中,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本摊开的书,都是《一百万年》系列中的。他们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来。在一个角落里,散放着几瓶矿泉水,这时已空了一半。在桌子上则有为朗读者准备的两个水杯。在展厅的墙上,齐眼高的地方,有装了玻璃罩的架子,上面摆了两套《一百万年》系列。由数字表示的时间被分段截取下来,由男女播音员轮流地朗读出来。一个(长的)数字有多

慢,男的或女的播音员就要等差不多这么长的时间,再接着缓慢地念出一个(长的)数字。两个人都要做停顿,每人在接着念下一个数字时都要等一下,不过如果每一年的数字缩短了,念的速度自然也就快了。

没有人能把一年理清楚。因为在记忆中它已被打碎,而那些小的碎片又被逐渐地拼合起来,或者跳跃地互相融合在一块。朗读完每个《一百万年》大概都要用上十年的时间,但无论如何这一百万年还是我们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我们只“知道”有过一百万年,我们也许希望我们人类的历史还会延续一百万年。对于其它的生物,或许也还有差不多“一百万年”。超出了我们生命区间发生的事,我们肯定不能了解到。至少就未来而言是这



一百万年——过去 河源温 行为

样的。

墙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On Kawara/一百万年——过去(998031BC—1969AD)/一百万年——未来(1999AD—1001998AD)”各一百万年,以公元纪年,分得并不平均。我们的公元纪年法是以基督的生日为坐标点的,它的使用很偶然,因为其它的文化有其它的纪年法。在牌子上还有一行字:“日本人,生活在美国的纽约,On Kawara到2002年6月8日已出生25373天。”看来我们又有一件事要做了,就是把这陈述换算成年岁,好搞清楚On Kawara是在哪一年出生的。到十一届文献展那天已有25373天。听起来好大一个数字。用365天去除它,还不能忘了闰年的问题。这实在是复杂。与一百万年相比,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的,25373天多半不是一个绝对数。而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呼吸的次数,一定会觉得头晕眼花,而且并不是因为得数

的巨大。

朗读的片段在文献展期间还会在黑森州广播电台二台播出,时间是2002年8月28日22点30分到24点之间。数字是从公元前993114年到公元前992721年。还有献词:“为了所有生活过并死去的人。”8月28日是当年盟军在东京湾登陆的日子,也就是大约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的二个半月后。盟军的登陆导致了日本在1945年9月2日的正式投降,从而标志了二战的结束。自1970年起,On Kawara就不断地发出简短的电文:“我还活着。”现在我们应该是惬意地、轻松地、或是吃惊地笑起来,——或是松口气呢?一条人命固然微不足道,但人命关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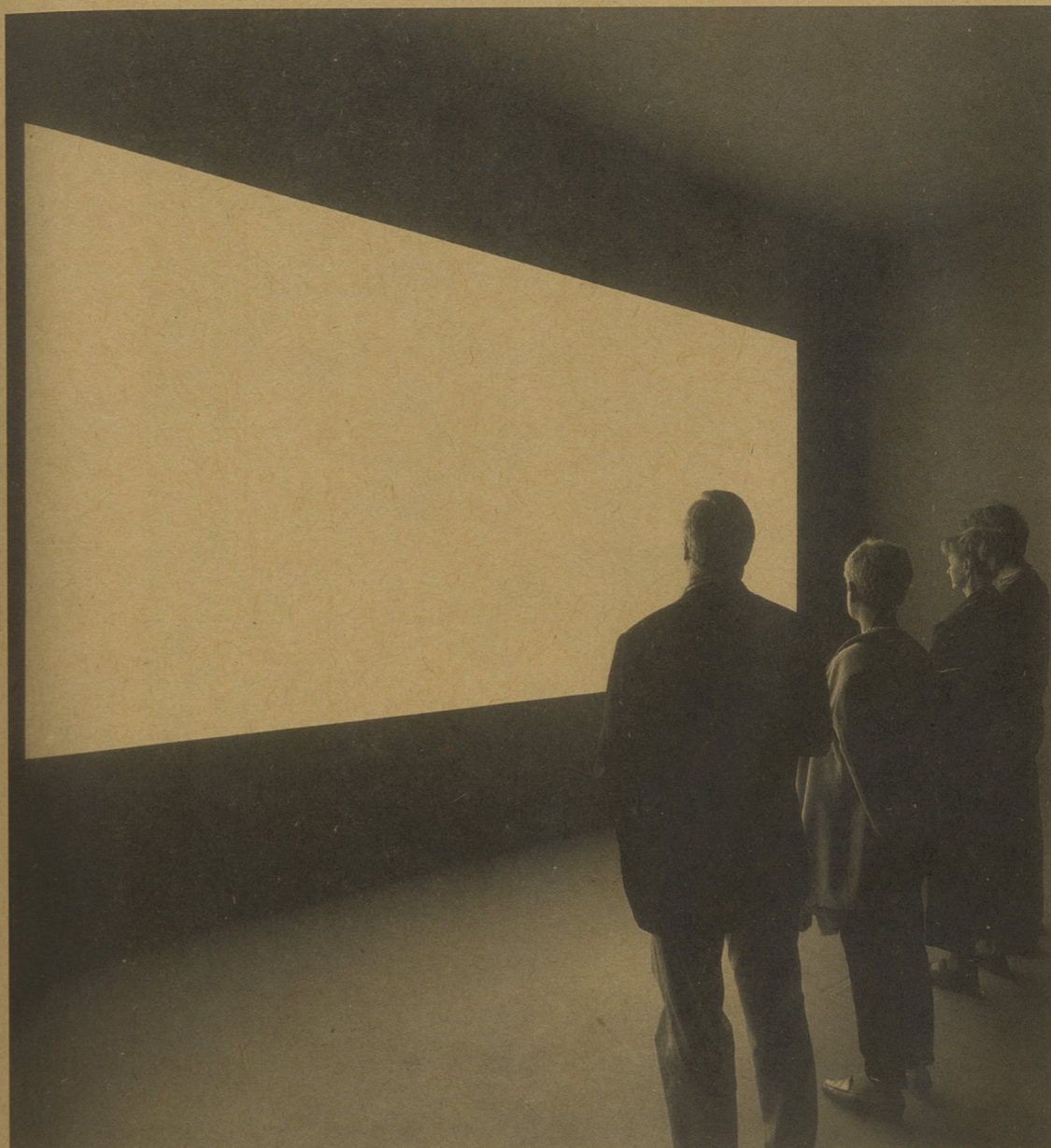
## 文献展随感 An Impression of the Documenta

◎毛保珍

六月十二日,早晨起来去发信,然后就去弗里德利美术馆看文献展。因为还没到开馆的时间,我就站在门廊处看广场边的二棵博伊斯的橡树。我读过博伊斯的传记,作者认为《七千棵橡树》是这位艺术家最受欢迎的作品。所以受欢迎,一定是因为它有利于生态环境。文献展是博伊斯宣扬自己艺术思想的最重要的场所,他做这件作品是为了报答这座城市。但要完成这件作品也并不容易。在城市里植树会影响市政建设,还会影响市民居室的采光。至于树,来过德国的人都知道,是这里最不缺的东西。我总在想,若是谁还想重复博伊斯的艺术构思,那不妨请他去中国,在戈壁滩上划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去造。几百万马克一

定会成活更多的胡杨。

终于到了开馆的时间。我是第一个走进去的观众。这里我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光顾了。以前来这里,总是为了买降价的画册。后来没钱了,自然也就不往这里来了。不过这里因为布展已经关了很长时间,事情弄得很神秘,很像中国人对现代艺术的理解。在卡塞尔的艺术学院有三十位中国学生,还有几十人等着参加录取考试。考生都想着结识在校生,得点真经,以便尽快加入他们的行列,几年之后成就一位大师,好回国去飞黄腾达。这些天之骄子总笑我不懂艺术,往往只是因为听说我是学艺术史的。奇怪的是,三年来没有遇到一个德国人对我说过:你不懂艺术。或许是他



卡塞尔文献展展场场景

们出于礼貌,或许是他们知道中国人面子薄,或许是他们就不敢随便表态。要知道如果哪个德国人敢站出来批评以色列政府,就可能被扣上反犹太人的帽子。但德国人对自己是毫不客气的。在国王广场曾有一座大桥,是文献展的作品。因为卡塞尔的市民大多不喜欢它,市长就大着胆子把它拆了。官司打下来,懂艺术的艺术家得到不懂艺术的市长一大笔赔偿金。但如果市长因此而连任,也是很上算的。文献展的布展成了秘密,就是艺术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们也是愤愤不平。

上到二层,先见到的是格林兄弟编辑的《德文字典》。据说当年这兄弟俩人就是在此建筑中修此大典的。我们中国人只知道他们写的童话,而不知他们还是鼎鼎有名的大学者,真是世道不公,所以这次文献展就把哥俩儿推出来,让世人知道,死人也可以参加艺术全球化。只是让学者一步升为艺术家。我不禁就顺着乐声找过去,真就进了《陌生天堂》。

大概在天堂里人会永生,所以要想办法打发时间。上帝不会第二次犯错误,所以天堂里不许再有暴力、痛苦、生离死别等等,也就是不许再有紧张的气氛。可真要人们学会享受安宁、平和,学会体验身心放松的美,也并非易事。但我们的艺术家还是有招的,学画国画山水,那是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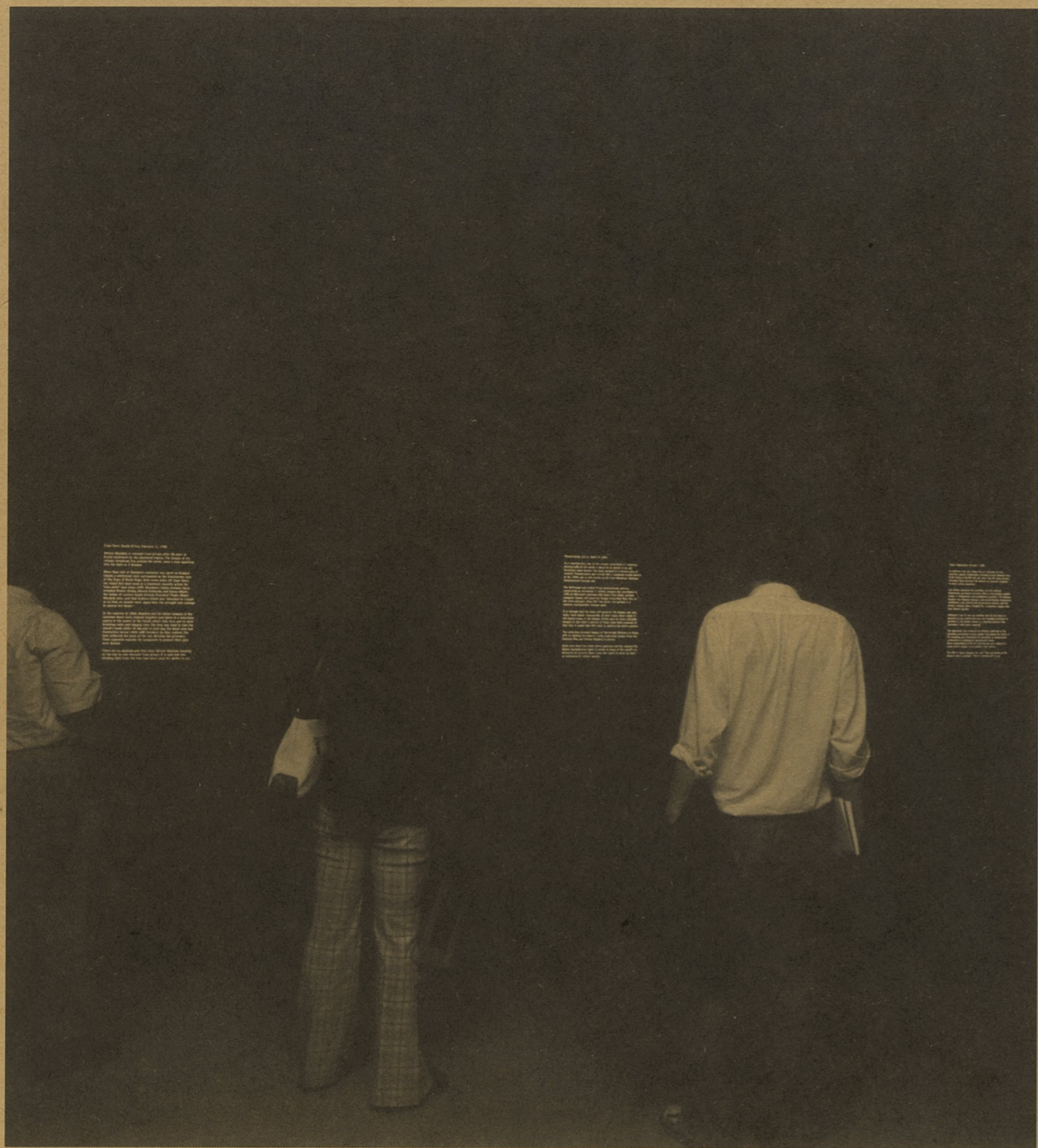
天堂前的必修课,也还真打动了—些西方的观众。我更是有一种冲动,要学国画。俗话说,有来无往,非礼也。三年多以前,当我跑到德国来学习西方艺术史的时候,带了笔墨纸砚,要同时宣传中国文化。三年多来,送出去许多幅字,但往往人微言轻而被人忽视。今天有大师到此,在国际艺术大展上弘扬笔墨精髓,确实不同凡响。而且大师就是大师,有先见之明,讲笔墨也是点到为止。讲多了洋人也吸收不了。因为真正坐在那里把七十多分钟的电影看完的,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我要说这电影真好。第一,因为对白都是中文,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而且这一次是只有我听懂了,而一般情况下是只有我听不懂。第二,电影里讲述的事情发生在杭州,那里我从来没有去过。身处异国他乡竟然逛了一趟人间天堂,不亦乐乎。第三,影片里看不到暴力。虽然是一个男人有数位女友,却不露一点挣风吃醋的痕迹。这是典型的马蒂斯的幻想世界。最

主要的是不经意间改善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真正是功德无量。

不过西方人大多还是追求刺激和紧张感的。所以尽管我把这部电影看成是文献展的第一杰作,还是不能让洋人们像我一样在荧幕前坐很长时间。如果让我鸡蛋里挑骨头,我只觉得男主角的深沉更像是痴呆,而一群美女争先恐后地围着他转,向他献媚,表达爱慕之心,岂不是要说,女人天生就傻吗?看完《陌生天堂》,就先到外面去透透气。随着众人,寻着光找过去,又是一幅大屏幕,只是一片白色,亮得刺眼,逼得众人马上退回来。我想起十五世纪波许画的天堂地狱,那天堂也是一片耀眼的白光,远不如地狱可爱。这位艺术家一定是存心捉弄观众。谁让人人都要追求光明,都想进入天堂呢?找到出口往外走时,见到一对男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不紧不慢地朗读数字。真应该让所有上语言班的中国人都来听一听,只是门票太贵。

“为艺术而艺术”,在西方这恐怕永远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如果艺术不是用来娱人或自娱,而总是要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她就是政治化的。看十一届文献展,一定会让你对此深有体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量的影视作品。



卡塞尔文献展展场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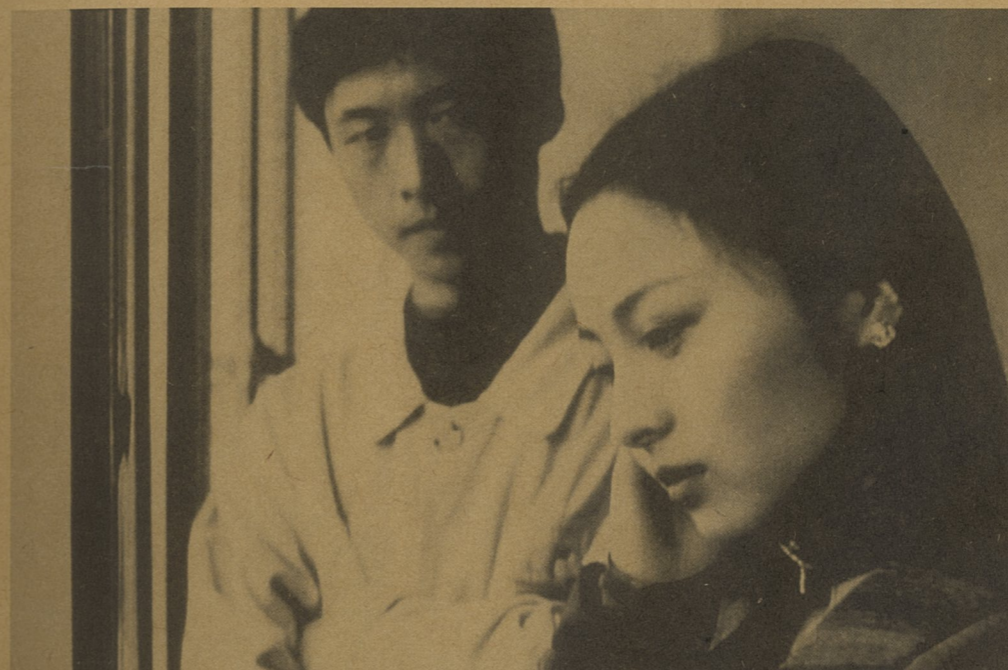
在弗里德利希美术馆内，与我们中国的《陌生天堂》一起放映的还有印度艺术家的作品。片子有半小时长。开始记录的是每天黄昏日落时印巴边境上两国关闭国门的降国旗仪式。众目睽睽之下，两国仪仗兵近乎舞蹈的表演充满了挑衅性，活像是斗架的公鸡，煞是好看，显得十分滑稽。可是如果联想到几十年前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种族宗教冲突，想到今天两国之间为争夺克什米尔而随时可能爆发的原子战争，只能让人毛骨悚然，再不懂得可笑。不过如果那些原子弹的威力大到足以把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道口子，也许印度洋的暖风会使我们的青藏高原变成鱼米之乡，人间天堂。艺术家的用意一定是要证明人的好斗是天性。在影片里你会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趁人不注意把另一个比他小的孩子推倒，然后溜之大吉。既是天性，那么天性难改。以爱好和平闻名于世的印度人也酷爱征战厮杀的表演，但是光是表演总不过瘾。就让斗羊权且替代斗人。寻求过残忍的刺

激后，好过和平的生活。

可惜人类并不是总能找到好的方式来克制或疏导自己对暴力刺激的欲望和追求。在这同一幢建筑物里你还可以接着体验发生在乌干达的对外族移民的武力驱逐，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废弃的房屋，弹痕满壁。荒芜的田地，耸起一座座坟头。就是在当代，在你生活的地球的某个角落，广播里竟会传出这样的声音，宣称某个民族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属于人类，要加以灭绝。劫难过后，人们忽然发现自己有了工作。那就是把一个个万人坑挖出来，把不计其数的尸体一一入棺下葬。活人总是想着改善居住条件，死人当然也应该有同样的需要。我只是希望，在发生下一次大屠杀之前，这件事能做完。

一位学艺术史的学生告诉我，她看了文献展后很伤心。另一位学完了艺术史的前学生对我说，她看过展览后一直在做恶梦。一对几十年前学

艺术史而现在从事艺术工作的夫妇谈观后感，男的说：真有诗意。女的则不然，反驳到：这么残忍的描写，怎么能说富有诗意呢？这位女士就忘了，《荷马史诗》讲的就是战争，而且不谈正义与否。这届文献展上，来自南非的威廉·坎特利芝用剪影、素描和电影剪辑合成一部短片，配上抒情的咏叹调，用超现实的手法来回忆人类的移民史、战争史。虽然电影的片段多是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录，炮火冲天，刀枪见血，但哪一位观众会否认这部片子的诗意呢？据说成功的艺术之作就是要打动和震撼人心，让人永志不忘。依此标准，上面提到的片子都是史诗。只是我拿不准，为了这些艺术杰作，我们到底是应该感谢拿着摄影机做记录的人呢，还是那些悲剧的导演呢？



疏离天堂 杨福东

最能催人泪下的地方还是在文献展大厅。走到电视屏幕前，坐下来戴上耳机，听讲巴勒斯坦的男女老少难民们对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控诉。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旁边有大屏幕，可以看到过去以巴边境的边防检查站的活动。以色列正在投入巨资建造世界上最坚固的长城，因为巴勒斯坦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在踊跃排队报名，要身缠炸弹，誓与犹太人同归于尽。我猜想，在以色列人看来，巴勒斯坦人灭犹太人的决心超过了希特勒，所以如今巴勒斯坦人的自治区极象二战刚结束时的德国，疮痍满目。断壁残垣间时时穿行小心翼翼、充满警惕的以色列士兵，全副武装，有装甲坦克紧随其后。这决不是在拍电影。但肯定是巴以人民合作表演的人类空前绝后的行为艺术。最大的投资人是美国，一年五百亿美元。

在文献展大厅还放映着一部相关题材的电影。影片讲述失去了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如何千方百计地偷渡往科威特去寻找幸福，最后却被闷死在运水车的铁罐子里。使人不禁想到我们那五十几位同胞。只是因为出价不同，所以升天的地方也有异。而且运水车也比不了冷藏车的豪华，就好像用纸糊的棺材不能和水晶棺相提并论。我们传统的观念，天堂是在西面。因此可以这么理解：越是想靠近天堂，就越是要出高价。并且进入天堂的方式也可以选择：有水路，有陆路。可以独行，也可以结伴。

当然在文献展大厅还能看到其它的东西。但基本上还是离不开政治。比如讲前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克的纪录片。皮诺切克不光热爱真理，还精通辩证法，说话幽默风趣。如果说幽默是现代艺术的精髓，皮诺切克确

实称得上是大艺术家。人们总是原谅艺术家。所以尽管作恶多端，现在他还是可以安度晚年。

尽管有杰夫·瓦尔斯这样的摄影家参展，整体上说，人们对这次文献展的摄影作品还是不太满意。在啤酒厂还有一组照片是记录日本某城市地震劫历的。谁也不能对发生在日本的灾难幸灾乐祸。把这些灾难性场面的直接记录用框子装裱好挂起来，供人欣赏，这多少让人不能接受。所以用艺术来表现暴力，性，或劫难，不妨加工或伪装一下。一位法国的女艺术家用毡子之类的东西做了许多人和动物的玩偶，花花绿绿，都用绳子吊起来，不断地抽起放下，很有意思，吸引了很多的观众。但细看之下，就一点也不好玩了。尽是性虐待的幻想，让人很容易想到马克斯·贝克曼的画。

还有的就更是惨不忍睹了。想象一位死于战火中的母亲，横尸街头，怀中的婴儿还在吮吸母乳，或因吸不到奶而啼哭。这悲惨的镜头如果作为招贴画印出来张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否可以阻止战争呢？德国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关于二战残害犹太人的纪录片。有一个镜头我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个德国兵硬把一个幼儿和他的母亲分开。孩子因为害怕而想重新靠近母亲，那士兵竟用枪去吓唬孩子。如果真有时空机器让我置身现场，我想自己一定能狠下心来把那个德国兵千刀万剐。而平时只有杀蚊子苍蝇我才会不动声色。一位艺术批评家对着这一堆玩偶说：只有性和暴力才是艺术永恒的题材。所以传统的中国画作为艺术显然不会受到西方青睐。

谈到追求暴力刺激是人的本性，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多数电影电视节目都是宣扬暴力的。在西方玩电子游戏也是青少年（岂止是青少年）最喜欢的消遣。

而随着技术的进步，杀人游戏的仿真程度越来越高，于是就止不住会冒出几个艺术家类型的超常青少年，要体验一下真实生活。文献展前不久，在德国图林根州的首府艾尔福德，一位中学生枪杀数十名教师同学后自尽。此青少年就是酷爱此类电子游戏。所以德国政府想立法禁止少儿玩与暴力相关的电子游戏。孩子们为此抱怨不休。这次文献展我们中国人就贡献给世人这么一部杰作。冯梦波的电子游戏，只有成人可以进去一试身手。到底艺术家是中国人，有舍身取义的精神。不管谁武功高强，死的都是艺术家本人。年轻人玩得十分踊跃。两位艺术史的女教授都已年近花甲，也还是按着控制器饶有兴致地玩了很长时间。如果人们能留意声音，并明白其中的含意，那么德语中很快就会多一句源自中国的俚语，也算我们对日耳曼语言的一大贡献。

有人说这次文献展的主题是全球化。什么叫全球化呢？文化火车站的展厅里有一个纪录片，叫《欧洲的鞋子》。火车由东向西行驶，到了罗马尼亚的边境。因为两边的铁轨不一样宽，必须换列车的底座。全球化大概就是全球经贸一体化。

那么全球化的好处又在哪里呢？那就是让那些有天赋、愿意透过牛仔褲筒看世界的艺术家们尽快地得到承认，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天赋，为世界创作出不计其数的象牛仔裤那么可爱的艺术杰作来。而那些适应潮流、支持艺术全球化的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的唯一神圣使命就是劝说人们把一切用其它材料制成的望远镜扔掉。因为随着人类的进化，眼睛



疏离天堂 杨福东

的构造发生了变化。今天艺术不是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也不再是为了让人欣赏。只有按着透过用牛仔裤筒作成的望远镜看到的景象描摹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艺术品。要知道绝大多数人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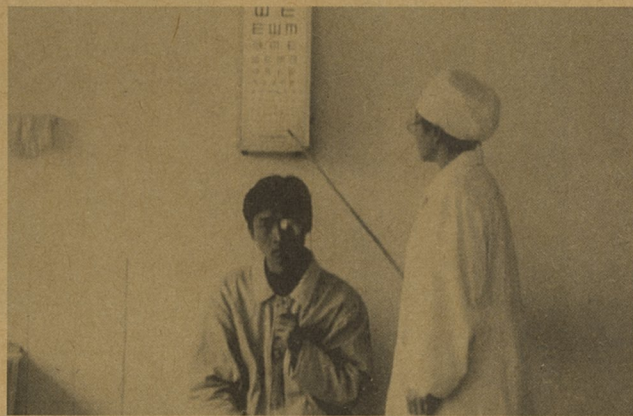
疏离天堂 杨福东

知道把牛仔裤当裤子穿，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会想到把它当望远镜用。也只有真正的评论家才会透过这神奇的望远镜认识真正的艺术。

牛仔裤成了试金石。艺术界滥竽充数的大多数人就现了原形。文献展上有一位九十高龄的美国女艺术家展出了许多速写，都是在夜间失眠状态下的信手涂鸦之作，画的什么都有，画得可算是自由了。卡塞尔艺术学院现代艺术史论专业的教授带着一帮学艺术的学生在这些速写前驻足良久，然后向大家，竟然就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可见艺术学院的教授们肯定是不懂艺术了。难怪我们一位中国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就觉得应该教自己的教授学画画。

有些看过上届文献展的人说这一届不如上一届。我既无缘看上届的文献展，也就无从比较。不过这一届主要是影视传媒，要求人坐下来耐心地看一遍。而观众往往是从很远的地方乘车而来，旅途劳顿。为了节省开支，

也不便久留。展厅里空气流通又不畅。所以匆匆浏览，印象不深，也是对展览评价不高的一个原因。而我倒是真找到了让自己喜欢的作品。就在弗里德利希美术馆的三楼上，展出有一位女艺术家的作品。三台（实际是四台）放映机同时放映着老式的无声电影。那实际是今天芸芸众生的肖像。包括了所有的种族，所有的社会关系（比如父子，母子，同学，朋友，夫妻，伴侣，及各种社会团体），所有的年龄段，所有艺术家能想到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大概每人都给几十秒的拍摄时间。大家可以选择自己习惯的姿势，或坐或站。艺术家一定是要求大家都看着镜头，尽可能不要动。于是在那几十秒内所有的人都象拍肖像照一样，很认真地听从艺术家的指挥，努力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来。有人严肃，有人微笑，还有人忍俊不禁。但都是那么真诚，友善。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在押犯，或是艺术家，或是吸毒者，妓女，乞



疏离天堂 杨福东

丐，都向你显示出他们做人的尊严。你本来要对人失望了。但在影幕前静静地坐十分钟，你肯定会恢复对生活对人的信心。

怎么去理解和看待艺术呢？在啤酒厂有另一件作品。一周四块影幕上，一位老妇一年四季在自己的家里喋喋不休地讲自己的种花心得。艺术本来是给你增添生活情趣的，就象你喜欢的饮食。那如潮水般涌来的观众大都不是学艺术和搞艺术的。人们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甚至坐轮椅；陪着父母，携着伴侣，拉扯着孩子；到卡塞尔来看文献展，就如同两年前去汉诺威看世博会。既是要来长长见识，也是为了凑凑热闹。对大家来说，艺术就是消遣。从展馆里出来，或是躺在草坪上晒晒太阳，或是坐在路边喝杯咖啡，同时谈谈让自己感触最深的作品。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有一点是应该达成共识的：一定不能取消国境。否则艺术家就少了创作的素材，而观众也不好再悲天悯人了。

■多日来，关于吉祥物的设计始终在头脑中盘旋，但仍未有一把开启灵感的钥匙被我所拥有，很难把握住设计的切入点：什么是足球？什么是女足？什么是中国举办的世界杯女足？什么形象可以概含这些内容？在思考中不断地否定，没有结果。

## 写在平面的边缘

◎吕茜

■离交件截止的时间愈发近了，心中不免烦躁，想象中的事物一旦被诉诸于图形，似乎就显得意思不甚明了。先是一只小羊（因为2003年是羊年），为什么样羊发、羊脸、羊须、羊眼、羊手、羊脚而烦恼，怎么看都是只异化“羊人”，不伦不类，却仍勉强安慰自己，总算有了一个方案。

■不甘心那没有意念的连自己都不认同的设计，反复地挖掘自己的思维箱，太过有限。非常羡慕那些创意无限的设计天才，奇怪于他们取之不尽的创意。可究竟什么是世界杯女足？玫瑰？带刺的玫瑰？铿锵玫瑰？小精灵？神气飞扬的精灵？还是，花木兰？！似乎有头绪了。

■看三遍动画片《花木兰》，反复阅读《木兰辞》，买了许多版本的漫画书，收集素材，胡乱勾勒稿子，没有亮点。

■第一稿很不理想，扎着马尾辫的东方女孩，动态僵硬，一点不讨人喜爱。木兰是什么样？扎在发上？很滑稽……

■专家看稿，“大的想法没有问题，关键还是形象。”朋友建议修改小木兰，“最好打破了重来！”天，后天就截稿了，还得打破了重来？！

■夜里很静，继续胡乱地在纸上勾画。可能主要还是发型太死板，改成小女孩的发型，两个发髻，太圆了，像皮球，不，是两个足球，精神一振，我找到那把钥匙了。

■接下来的事相对顺利，发型一变，当然要变脸、变眼、变手、变脚、变动态。熬了两夜，小木兰的形象开始丰满起来，有点神气了。终于在截止日期寄了出去，高兴自己坚持完成了一件事情。

■一月份，中国足协来函，说明“小木兰”已入围，要求再作修改。

■月底有消息传来，好象我的设计勉强评上了入围奖。有一点失落，不过没关系，参与了就没有遗憾，我理解的奥运精神。

■二月下旬，正在逛街，接到北京电话，惊讶后听明白是足协来电，要求在六天内完成“小木兰”的四个动态延展，并以AI格式刻盘寄至北京。开始猜想怎么回事，附带一点窃窃的希望。迅速收集诸多球星的动态，六天，意味着我有三天的设计时间。

■三月份，足协正式通知“小木兰”被国际足联选中，成为2003年世界杯女足吉祥物，要求马上签署版权转让书，并同时特别说明，按国际惯例，版权转让费为：1美元。

■再看自己的设计时，也许是看太久，于是又觉得不大满意，但毕竟是一次经历，而每一次成长原本需要时间和耐心。重新回忆那几个月的起起落落，更深刻地理解了《基督山伯爵》中的最后一句话，那是我从中学时就铭记的一句话——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这五个字里：等待和希望。

